侯鯖錄/卷第四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侯鯖錄

◀上一卷

卷第四

下一卷▶

韓康公絳子華謝事後，自潁入京看上元，至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，皆門生故吏，盡一時名德，如傅欽之、胡完夫、錢穆父、東坡、劉貢父、顧子敦皆在坐。錢穆父知府至晚，子華不悅，坡云：「今日為本殿燒香人多留住。」坐客大笑。錢形肖九子母丈夫也。方坐，出家妓十餘人。中燕後，子華新寵魯生舞罷，為遊蜂所螫，子華意不甚懌。久之呼出，持白圓扇從東坡乞詩。坡書云：「窗搖細浪魚吹日，舞罷花枝蜂繞衣。不覺南風吹酒醒，空教明月照人歸。」上句記姓，下句書蜂事。康公大喜，坡云：「惟恐他姬廝賴，故云耳。」客皆大笑。

舊學士院壁間有題云：「李陽生，指李樹為姓，生而知之。」久無對者。楊大年為學士，乃對云：「馬援死，以馬革裹屍，死而後已。」江鄰幾云。上句楊大年酒令，下句董宗旦對。

天聖中，《賀五王出閣啟》云：芝函曉列，星飛降天上之書；棣萼晨輝，嶽立受日中之字。隱「五」字、「王」字也。

東坡云：近在蘇州，有一僧曠達好飲，以醉死。將瞑，自作祭文云：「唯靈生在閻浮提，不貪不妒，愛吃酒子，倒街臥路。想汝直待生兜率天，爾時方斷得住。何以故？淨土之

中，無酒得沽。」

魯直嘗言：髯多人疏秀者必貴密，而泛短者必神氣不足。駙馬都尉王晉卿與殿帥曹貫道皆無須，每指須多者為中相法。晉卿尚貴主，嘗過鞏、洛間，道旁有後唐莊宗廟，默念始治終亂，意斯人必胡。及觀神像，兩眼外皆髭也。晉卿作詩寄貫道云：「代梁繼李號良圖，卻惑歌兒便喪軀。試拂塵埃覘遺像，元來滿面是髭須。」

熙寧中，鄭俠上書，事作下獄，悉治平時所往還厚善者，晏幾道叔原皆在數中。俠家搜得叔原與俠詩云：「小白長紅又滿枝，築球場外獨支頤。春風自是人間客，主張繁華得幾時？」裕陵稱之，即令釋出。

圓通禪師秀老，本關西人，立身峻潔如鐵壁，得法於義懷禪師。不肯出世，作頌云：「誰能一日三梳頭，撮得髻根牢便休。大抵是他肌骨好，不施紅粉也風流。」

文潛《夜直館中》詩云：「蒼龍掛門寒垂地，翡翠浮花暖作春。」江鄰幾《雜志》。

東坡遊廬山湯泉，閱留題百餘篇，愛遵老一偈云：「禪庭誰作石龍頭，龍口湯泉沸不休。直待眾生塵垢盡，我方清冷混常流。」坡戲作一絕云：「石龍有口卻無恨，自在流泉誰吐吞？若信眾生車無垢，此泉何處覓寒溫。」

熙寧中，有道人過沈東老飲酒，用石榴皮寫絕句於壁，自稱回山人。東老送出門，至石橋上，先渡橋數十步，不知所在。或曰：「此呂先生也。」詩云：「西鄰已富優不足，東老雖貧樂有餘。白酒釀來緣好客，黃金散盡為收書。」七年，坡過晉陵，見東老之子，能道其事。時東老已歿三年矣。坡為和其詩。

唐末五代，權臣執政，公然交賂，科第差除，各有等差。故當時語云：「及第不必讀書，作官何須事業。」

東坡在黃州，嘗書云：東坡居士自今日已往，早晚飲食，不過一爵一肉。有尊客盛饌，則三之。可損不可增。有召我者，預以此告之。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。一曰安分以養福，二曰寬胃以養氣，三曰省費以養財。

東坡論茶云：除煩去膩，世固不可無茶，然暗中損人不少。昔人云：自茗飲盛後，人多

患氣不患黃，雖損益相半，而消陽助陰，不償損也。吾有一法，常自修之：每食已，輒以濃茶漱口頰，膩既去而脾胃不知。凡肉之在齒間者，得茶漱浸乃不覺脫去，不煩刺挑也。而齒性便苦，緣此漸堅密，蠹病自已。然率用中下茶，其上者亦不常有。間數日一啜，亦不為害也。此大是有理，而人罕知者，故詳述云。《大唐新語》曰：右補闕毋煚，博學有著述才。性不飲茶，著《茶飲序》云：釋滯消壅，一日之利暫佳；瘠氣侵精，終身之累則大。獲益則功歸茶力，貽禍則不謂茶災。豈非福近易知，禍遠難見者乎？

東坡云：「諸葛氏筆，譬如內庫法酒。北苑茶，他處縱有嘉者，殆難得其仿佛。」余續之曰：「上閣衙香、儀鸞司掾燭、京師婦人梳妝與腳，天下所不及。」公大笑。

江鄰幾《雜志》云：陳執中館伴虜使，問隨行儀鸞司緣何有此名，不能對。或云：隋大業中，鸞集於供帳庫，遂名此。

鄰幾云：劉師顏視月占水旱，問之云：「諺有之：月如懸弓，少雨多風。月如仰瓦，不求自下。」

同州民謂沾足為爛雨。

長安北禪寺石筍，鄭天休資政題十字云：「春到不擇地，石旁花自開。」刊之。江鄰幾《雜志》。

沈文通云：省副陳洎死後，婢附語云：「當為貴神，坐不葬父母，今為賤鬼，足頸皆生長毛。」比來士大夫多不葬親，致身後子孫不振，遂不克葬，生毛必矣。余錄此事，政以勸親舊之不葬親者。

內庫酒法，自柴世宗破河中李守正，得匠人至汴，迄今用其法。

晏公稱國初李度詩云：「醉輕浮世事，老重故鄉人。」

京師元夕，放燈三夜，錢氏納土，進錢買兩夜，今十七十八夜燈，因錢氏而添之。江鄰幾《雜志》。

滕元發云：一善醫者，唯取《本草》白字藥用之，多驗。蘇子容云：黑字者是後漢人益

之。

唐人說李邕平生撰碑八百首。

藥方中一大兩，即今之三兩。隋合三兩為一兩。江鄰幾《雜志》。

唐楊巨源詩云：「爐香添柳重，宮漏出花遲。」後嘗為詩題。

王文穆罷相，知杭州，朝士送之詩，唯陳從易學士云：「千重浪裏平安過，百尺竿頭穩下來。」冀公愛之。江鄰幾《雜志》。

唐昭宗養一猴，衣以俳優服，常在左右，謂之猴部頭。朱全忠篡後，因御筵引至坐側，視梁祖，忽奔走號擲，褫其冠服。全忠叱令殺之。唐之臣得不愧怍！

東坡云：吾酒後乘興作數十字，覺酒氣拂拂從十指出也。大是妙語。

東坡云：僕為吳興守，有《遊飛英寺》詩云：「微雨止還作，小窗幽更妍。盆山不見日，草術自蒼然。」非至吳越，不見此景。

東坡少時夢召入禁中，一宮人引行，見風吹裙帶在笏上，有詩云：「百疊漪漪水皺，六銖纚纚雲輕。植立含風廣殿，微聞環珮搖聲。」既至小殿，裕陵坐其上脫絲鞋，令坡銘之。坡即書云：「寒女之絲，銖積寸累。步武所臨，雲生雷起。」裕陵稱賞。

古語云：斛滿人概之，人滿神概之。

十月為良月者，謂盈數也。

昔人有云：古人有道去處去，世上無人行處行。

一大弓長五肘，小弓長四肘。

艾一名冰臺，一名醫草。

退之詩有「百年未滿不免死，且可勤買拋青春」。拋青春，酒名。亦有酒名松醪春，唐人酒多以「春」為名。

草之始生曰蕢。小門曰閨。南北曰阡，東西曰陌。有垣曰苑，無垣曰圃。帛之總名曰繒。大波為瀾，小波為淪。

天弓即虹也，又謂之帝弓。明者為虹，暗者為霓。

寺者，嗣也。治事者相嗣續於其中也。

紺者，青而含赤色也。

黃鸝，關中謂之楚雀。

年紀者，紀，記也，記其年之數。

酒所以治病，藥非酒不散。

疇匹，王逸註《楚詞》云：「二人為匹，四人為疇。」

宗葉者，宗本也，葉世也，謂族類繁盛也。

錯綜，謂錯要其文，綜理其義也。

曾子固曰：王平甫熙寧癸丑歲直宿崇文院，夢有邀之至海上，見海水中宮殿甚盛，其中作樂，笙簫鼓吹之妓甚眾，題其名曰靈芝宮。邀之者欲俱往，有人在宮側，隔水謂曰：「時未至，且令去，他日當迎之。」至此恍惚夢覺，時禁中已鳴鐘。平甫頗自負不凡，為詩記之曰：「萬頃波濤水葉飛，笙簫宮殿號靈芝。揮毫不似人間世，長樂鐘聲夢覺時。」後四年，平甫病卒，其家哭訊之曰：「君嘗夢往靈芝宮，果然乎？」卜曰：「然。」昔人至海上蓬萊，見樓臺中有待樂天之宮，樂天為詩以誌，與平甫之夢蓋相似。二人皆天才逸發，其精神所寓，必有異者，蓋有之而不可窮也。其家哭請書其事，故為之書。

《蒼頡解詁》云：「種樹曰園，種菜曰圃。」

埏埴者，埏，蹂也，擊也。亦和也。埴，水和土以成器。

宴饗者，黃逵曰：「不脫屨而升者曰宴。」

三王各有獄之別名：夏曰夏臺，商曰羑裏，周曰囹圄。

王逸註《楚詞》云：「有菜曰羹，無菜曰臛。」

孔安國註《尚書》云：「殺敵為果，致果為毅。」

細切曰蘢，全物曰葅。今中國皆言蘢，江南皆言葅。

田疇者，田，種禾稼者也。疇，耕地也。

寮，窗也。《蒼頡》云：「寮，小室也。」《說文》云：「寮，穿也。」

脫者，可也，爾也，謂不定之詞。漢、晉人多言脫如何，亦或也。

《漢書》云：「日月薄蝕。」韋昭曰：「氣往迫之曰薄，虧毀曰蝕。」女曰嬰，男曰兒。《釋名》云：「人始生曰嬰兒。胸前曰嬰，抱之嬰前而乳養之，故曰嬰兒。」

四衢，四達之謂也。郭璞曰：「交道四出也。」《釋名》云：「齊、晉謂四齒杷為欋。欋杷地則有四處，此道似之，因名焉。」

皋盧，茶名也。皮日休云：「石盆煎皋盧。」

唐茶，東川有神泉昌明，白公詩使「綠昌明」是也。

東坡云：予去杭十七年，復與彭城張聖塗、丹陽陳輔之同來院，僧梵英葺治堂宇，比舊加嚴潔，茗飲芳冽。問此新茶耶？英曰：「茶新舊交則香味復。」予嘗見知琴者言：琴不百年，則桐之生意不盡，緩急清濁，常與雨旸寒暑相應。此理與茶相近，故並記之。

東坡與司馬溫公論茶墨，溫公曰：「茶與墨正相反：茶欲白，墨欲黑；茶欲重，墨欲輕；茶欲新，墨欲陳。」予曰：「二物之質誠然，然亦有同者。」公曰：「謂何？」予曰：「奇茶妙墨皆香，是其德同也；皆堅，是其性同也。譬如賢士君子，妍醜黔皙之不同，其德操韞藏，實無以異。」公笑以為是。

晏元獻公作相，因雪設客，如歐陽文忠公輩在坐。時西方用兵，歐公有詩云：「可憐鐵甲冷徹骨，四十餘萬屯邊兵。」次日，蔡襄遂言其事，晏坐此罷相。公曰：「唐裴度作相，亦曾邀文士飲，如退之但作詩云：『園林窮勝事，鐘鼓樂清時。』幾曾如此合鬧。」

唐興元有知馬者李幼清，暇日常取適於馬肆。有致悍馬於肆者，結縶交絡其頭，二力士以木夾支其頤，三四輩執撾而從之。馬氣色如將噬，有不可馭之狀。幼清迫而察之，訊於主者，且曰：「馬惡無不具也，將貨焉，唯其所酬耳。」幼清以三萬易之，馬主慚其多。既而聚觀者數百輩，詰幼清，幼清曰：「此馬氣色駿異，體骨德度，了非凡馬。是必主者不知，俾雜駑輩，槽棧陷敗，糞穢狼籍，刷滌不時，芻秣不適，蹄嚙蹂奮，蹇跂唐突．誌性郁塞，終不得伸，久無所賴，發而狂躁，則無不為也。」既晡，觀者少間，乃別市一新絡頭，幼清自持，徐而語之曰：「爾才性不為人知，吾為汝易是鎖結穢雜之物。」馬弭耳引首。幼清自負其知，乃湯沐剪刷，別其槽棧，異其芻秣。數日而神氣小變，逾月而大變，誌性如君子，步驟如俊乂，嘶如龍，顏如風，乃天下之駿乘也。

元祐六年，汝陰久雪。一日天未明，東坡來召議事，曰：「某一夕不寐，念潁人之饑，欲出百餘千造餅救之。老妻謂某曰：『子昨過陳，見傅欽之言簽判在陳賑濟有功，何不問其賑濟之法？』某遂相召。」余笑謝曰：「已備之矣。今細民之困，不過食與火耳。義倉之積答數千碩，可以支散以救下民；作院有炭數萬稱，酒務有餘柴數十萬稱，依原價賣之，二事可濟下民。」坡曰：「吾事濟矣。」遂草放積欠賑濟奏，檄上臺寺。教授陳履常聞之，有詩：「掠地沖風敵萬人，蔽天密雪幾微塵。漫山塞壑疑無地，投隙穿帷巧致身。映積讀書今已老，閉門高臥不緣貧。遙知更上湖邊寺，一笑潛回萬寶春。」坡次韻曰：「可憐擾擾雪中人，饑飽終同寓一塵。老檜作花真強項，凍鳶儲肉巧謀身。忍寒吟詠君堪笑，得暖歡呼我未貧。坐聽屐聲知有路，擁裘來看玉梅春。」予次韻曰：「坎壈中年坐廢人，老來貂鼎視埃塵。鐵霜帶面惟憂國，機阱當前不為身。發廩已康諸縣命，蠲逋一洗幾年貧。歸來又掃寬民奏，慚愧毫端爾許春。」

元祐七年正月，東坡先生在汝陰州，堂前梅花大開，月色鮮霽。先生王夫人曰：「春月色勝如秋月色，秋月色令人淒慘，春月色令人和悅，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？」先

生大喜，曰：「吾不知子能詩耶？此真詩家語耳。」遂相召，與二歐飲。用是語作《減字木蘭》詞云：「春庭月午，影落春醪光欲舞。步轉回廊，半落梅花婉娩香。輕風薄霧，都是少年行樂處。不似秋光，只共離人照斷腸。」

延安夫人，系蘇丞相子容之妹也。有寄季玉妹《更漏子》詞云：「小闌干，深院宇，依舊當時別處。朱戶鎖，玉樓空，一簾霜日紅。弄珠江，何處是，望斷碧雲無際。凝淚眼，出重城，隔溪羌笛聲。」